

美丽神奇 的世界景观丛书

陈玉凯◎编著

MEILISHENQI *De* SHIJIEJINGGUANCONGSHU

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 ⑤

编著 陈玉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陈玉凯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08-2

I. 美… II. 陈… III. 自然科学-青少年读物
IV. 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5913 号

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

陈玉凯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00 字数: 3000 千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04-08608-2/C · 171 定价: 1080.00 元(全 10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 言

我们迎来了生机勃勃的二十一世纪,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国家最雄厚的人才资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民族素质的竞争。青少年时期是长智慧、知识积累的时期,是人的素质全面打基础时期。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套专门为青少年朋友编撰的自然科学领域和诸多学科知识的精品读物——《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与青少年朋友们见面了。

二十一世纪是科学技术全面飞速发展的世纪,亦是终身教育的世纪。青少年学生仅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旺盛的求知欲,以及相应的自学能力。《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正是以教学知识面为基础,适度地向外扩展,以帮助青少年朋友巩固课本知识,获取课外新知识,开拓视野,培养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兴趣和能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使青少年朋友在浏览阅读中增长学识、了解自然认识自然。

《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以全新的编撰角度,着力构筑自然界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繁复延衍。

全套图书共 100 册,知识面广泛,知识点与浅入深,是一部符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课外读物。

《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立足以青少年为本,以知识新、视角广为编撰初衷,同时得到了数十位专业与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的参与指导。大千世界,万物繁复,无所不包,无奇不有。每一事物都有孕育、诞生、演变、发展的过程。《美丽神奇的世界景观丛书》采用洁简、通俗易懂的文字,丰富的揭示自然界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林林总总,用科学方法和视角溯本求源,使青少年朋友在阅读中启迪智慧,丰富学识。

编 者

目 录

琥珀屋失踪之谜	(361)
迈锡尼的神话与宝藏	(374)
“皇家上尉”号的宝藏	(377)
古代非洲罗本古拉珍宝	(383)
谜一般的塞提一世珍宝	(388)
图坦卡蒙的宝藏之谜	(398)
摩亨佐达罗城宝藏之谜	(409)
寻找海底的“克洛斯维诺尔”珍宝	(414)
亚历山大陵墓宝藏之谜	(417)
“玛迪亚”号沉船珍宝之谜	(421)
洛豪德小岛珍宝之谜	(424)
玛雅人“圣井”里的宝藏	(426)
克里姆林宫地下真有宝藏吗	(432)
法西斯宝藏之谜再探	(436)
大隧道里的神秘宝藏	(439)
幽灵船上的财宝	(446)

琥珀屋失踪之谜

俄国的琥珀屋当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波斯王子访问圣彼得堡时，为琥珀屋的气派所慑，慌忙脱下鞋子，不忍心玷污了琥珀屋的地板。这样一个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琥珀屋，自从1944年3月最后一次与世人见面后便销声匿迹，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这个秘密。

1997年5月13日下午，德国一支刑警部队突然包围了不莱梅郊区施瓦赫豪森的一幢别墅，房子的主人名叫曼哈特·凯泽，是一位公证人。在警犬的协助下，警方很快在别墅内找到了失踪五十多年的琥珀屋的一部分——四块墙板中的一块。警方立即用专车，把这件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运至东部的波茨坦，并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来自德国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专家初步验证后一致认为，找到的这块墙板正是两个半世纪前的原物。

琥珀是远古时代植物树脂经过石化形成的产物，它的纹理交错，图案清晰，十分美丽，是种贵似黄金的装饰品。世界上最大的琥珀矿床位于波罗的海沿岸距今4000万~6000万年的煤层中。

公元前有一条“琥珀之路”，将琥珀运送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因此琥珀又被称为“波罗的海沿岸的黄金”。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将一些优质琥珀加工成美丽的饰物和高贵的陪葬品。

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一时心血来潮，竟突发奇想，要建造世界上最美的珍宝奇观——琥珀屋。

腓特烈一世建造琥珀屋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显示普鲁士的强盛；二是想让世人看到他是多么钟爱艺术。但实际上，建造琥珀屋纯粹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生活享受。

为了建造琥珀屋，腓特烈一世颁发命令，调集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并让各地进贡琥珀石、琥珀板。不能直接进贡琥珀的，必须交纳相应的税金。腓特烈一世还亲自到各地去查看琥珀的质量。进贡来的琥珀瑰丽夺目，有的似红色的火焰，有的似秋日的树林。

琥珀屋在腓特烈一世的亲自监督下，由建筑师安·休鲁达和戈·达恩着手营造，用了近6年的时间，于1709年终于建成。琥珀屋约55平方米（长11米，宽5米），全部采用活动镶板。为了增加内部的亮度，室内的镶板全部用带银箔的琥珀板，有些地方饰以黄金。它银光闪闪，金碧辉煌，美丽的花纹像栩栩如生的蝴蝶，堪称世界一绝。

就在琥珀屋建成的这一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之战中大败号称“常胜将军”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为普鲁士除去了一害，免去了普鲁士的北方之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为了能得到俄国的庇护，忍痛割爱，把这稀世珍宝琥珀屋，作为礼物送给了彼得大帝，意欲与俄罗斯结成同盟。彼得大帝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就这样，琥珀屋于1717年从普鲁士运到圣彼得堡。

彼得大帝不久病逝，继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又用了一个月时间对琥珀屋进行了改造，把它放置在宫廷中。安装时把天花板抬高了一些，把一个门变成了三个，还增加了几个窗户。这样，原有的琥珀板便不够用了，于是设计师拉斯托里在房间里安了一些特制的镜子，镜子置于银白色与金黄色的镜台上，镜台又用精美的玉柱装饰起来。这样，琥珀屋里的琥珀图案就更加精美绝伦。琥珀屋实在太美了，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雄伟的叶卡特琳娜女皇宫殿中。

几经周折，琥珀屋又为俄国沙皇伊丽莎白所有。1755年，女皇将琥珀屋的部件运往郊外夏宫。新的琥珀屋历时8年落成。它高达10米，比以前的5.3米高出近一倍。四壁高大的玻璃镜托着琥珀镶板，佛罗伦萨式的彩石镶嵌画呼之欲出，镀金花饰的白色门晶莹剔透，地板亮得可以找到每一根毛发。清晨，当缕缕阳光透过乳白色的窗纱射进室内时，四壁的琥珀放出五颜六色的奇光异彩，画中的仙女、天使、雄鹰似乎都在飞舞；夜晚，

壁灯、吊灯齐亮，满室流光溢彩，入室者无不为之倾倒。

这座琥珀屋价值连城，惹得无数贪客垂涎，费尽心思去攫取它，但都未能成功。在二百多年的时间中，它一直被精心地保护在宫殿中，无人能染指。

十月革命之后，叶卡特琳娜的夏宫改为了博物馆，琥珀屋一直完整地保存在馆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同法西斯成立了一个专门掠夺外国财宝和文物的组织。这个组织跟随大军行进，所到之处，凡有价值的文物，都被他们掠夺并运回德国。

1941年8月，纳粹德国军队逼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博物馆人员措手不及，惟一能做的就是将琥珀屋的墙面上蒙上硬纸板，来不及卸下镶板便匆匆撤离了。

1941年底，德军占领了叶卡特琳娜皇宫，他们把宫里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各种文物洗劫一空，连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名画都未放过。他们找到琥珀屋后，立即惊喜地向希特勒发电报，希特勒即刻回电，要他们把琥珀屋拆卸装箱，用火车运回德国柯尼斯堡。希特勒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德国人的财富，理应归还。就这样，琥珀屋又到了德国。

1944年3月，琥珀屋连同掠夺的前苏联的其他文物，曾在柯尼斯堡进行了一次公开展览。这是世人最后一次目睹琥珀屋的绚丽风采。

1944年8月，英军两次空袭柯尼斯堡，老城区40%被夷为平地。人们猜测，琥珀屋已经化为灰烬。

战争快结束时,前苏联政府成立了一个寻找琥珀屋的组织,他们紧随前苏联红军开进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中到处寻觅,却一无所获。

1949年年底,经过多方调查,终于获悉奥内斯克城的德国人格诺萨斯知道琥珀屋的踪影。于是,搜寻队立即找到了这个德国人。当搜寻队问他知不知道琥珀屋的下落时,格诺萨斯十分自信而干脆地回答:“是的,我知道琥珀屋——它被沉到波罗的海的海底了。德国人在1945年1月曾把一批财宝,包括琥珀屋丢入了大海中。”根据他的指点,搜寻队动用了两艘船在海底打捞上来17个大木箱子,然而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琥珀屋,而是滚珠轴承和汽车部件之类的东西。看来,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骗局,自以为知情的格诺萨斯也上当了。

搜寻队并不气馁,这根线断了,他们又去寻找其他线索。搜寻队在研究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后,发现罗德博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罗德是德国一个艺术权威,战前便发表过不少著名的关于琥珀的专题论文。他对琥珀的研究造诣很深,有“德国琥珀专家”的称号。1939年左右,他出任柯尼斯堡博物馆馆长,成了柯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管理人。纳粹分子把琥珀屋从叶卡特琳娜皇宫中偷出来运到柯尼斯堡后便交给了罗德博士,由他负责管理、研究并进行拼装。罗德博士收到这件旷世珍宝时高兴得欢呼雀跃,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据

一位目击者说,他谁也不信任,把自己关在屋子中,独自贪婪地鉴赏这些匠心独运的工艺品,甚至废寝忘食。

罗德博士经过一番精心琢磨之后,决定把琥珀屋编入美术馆的目录,并将其重新组装起来,放在博物馆内展览。他这样做是想一箭双雕,既让世人知道德军的“业绩”,又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才学。琥珀屋组装后开始在小范围内展出。不久,柏林有名的文物杂志《万神庙》上,便出现了罗德博士洋洋洒洒介绍琥珀屋的文章。

1943年底至1944年初,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结束,苏军消灭德军90万人,苏德战场的形势开始逆转。苏军冒着暴风雪顽强地向西挺进。纳粹头子和要人纷纷撤至距离波苏边界很近的蒂尔西特和柯尼斯堡等地。随着形势的吃紧,一列列满载的火车开出了柯尼斯堡南站,一艘艘满载的货船驶离了海港。与此同时,英国空军也不断派飞机进入柯尼斯堡,进行骚扰和轰炸。原普鲁士国王居住的王宫在一次轰炸中起火,设在王宫中的博物馆面临被炸毁的危险。琥珀屋和各种琥珀收藏品的命运使罗德博士忧心如焚。因此,就在普鲁士王宫被炸的当天,罗德博士就下令拆卸琥珀屋,装箱待运。因来不及运走,就地埋在夏宫某处的地底下。有的甚至说,琥珀屋早在德军占领前就毁于炮火和空袭。

接着,柯尼斯堡的居民又说,德军早就将琥珀屋的镶板用船运走,但装宝的潜艇被盟军击沉,因此,宝物已沉入波罗的海深处。这一说法还未经证实,又有人断

言,琥珀屋还在柯尼斯堡,埋于某个秘密地点。然而,俄罗斯人在柯尼斯堡掘地三尺,却没有找到琥珀屋一丁点儿碎片。

1945年4月,美国巴顿将军的先头部队在德国魏玛附近的默克斯盐矿矿井下发现了纳粹秘密窖藏的一个宝库,仅黄金就起出285吨,总价值5.2亿美元;图书珍本200万册,就是惟独不见最珍贵的琥珀屋。

德国战时的柯尼斯堡地方长官科克,西逃时被盟军俘狱,被波兰政府判处死刑,前苏联政府照会波兰政府暂缓处决。科克向苏方透露:琥珀屋仍存世上,镶板装箱埋在柯尼斯堡郊外,但具体位置记不起来。

美国的寻宝专家奥尔福德,从各种档案文件中查寻宝物的踪迹,在原东德的奎德林堡发现了一个纳粹的宝库,里面有德军从世界各地搜刮来的大艺术珍品,但仍然没有找到琥珀屋。

前苏联的搜索队决心一定要找出琥珀屋。他们又把眼光集中到有关的资料上。经过一番查找,他们发现有个叫库尔任科的俄罗斯妇女,曾在罗德博士的博物馆里工作过。根据罗德博士死前的证言,库尔任科曾于1944年12月把基辅博物馆的许多展品带到施威林伯爵的庄园。库尔任科在琥珀屋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她现在在哪儿?这一连串的问题困惑着搜寻队,使琥珀屋事件变得更加迷离。

1958年,经过多方调查,搜寻队找到了库尔任

科——她那时在科斯特罗马教育学院讲授美术史。她刚过中年，衣着考究，十分精干。一听说搜寻队是来调查琥珀屋等博物馆展品的，她便有些紧张，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她向搜寻队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情况。她说：“1944年11月14日，我跟罗德博士一起到了维尔登霍夫。罗德把我介绍给施威林伯爵之后，便把我带到了一个大房间中。房间里有许多加封的箱子。罗德博士说：柯尼斯堡博物馆的所有展品都已经装在这些箱子中待运。至于琥珀屋，我一点情况也不知道，我倒是问过他一些关于琥珀的问题，可他却从不正面回答我，或把问题绕开。此后，我们的话题就再未涉及到过琥珀了。况且，战局的变化，使我精神负担很重，博物馆那么多展品交给我了，我能保证它们的安全吗？”库尔任科说这话时一脸的诚恳。

接着，她又说道：“1945年1月22日，形势越来越糟糕，施威林一家打算离开维尔登霍夫，而且希望我跟他们一起走。可我决意不去，我要留下来照顾博物馆的财产。1月23日，德国部队为了阻止红军开过维尔登霍夫，要我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供部队驻扎。德军进入庄园，看见这些箱子，便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他们说，箱子太沉，不好搬运，用来作燃料倒蛮不错。我见势不妙，便威胁德军军官说：‘你们必须为这些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富负责。否则，军事法庭不会饶了你们！’德军军官哼了一声，扭头便走了。但他身边的一伙暴徒狂呼乱叫

起来：‘决不能把这些东西留给俄国人……不能留给伊凡……’他们一边喊叫，一边破坏。我企图上前阻止，可无济于事，他们几下子就把我推搡到一边去了。正当我感到绝望之时，突然，城里燃起了一片火光，炮声隆隆，红军进攻了。只见火光中人影绰绰——德军开始撤离。我想，那些箱子完了。我望着熊熊的大火一筹莫展。我就这么站着，一直站到早晨5点半，直到苏联红军入了城。我立即去找红军首长，要求派人去抢救那些财产。可是，现场除了烧焦的木头和圣像之外，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整个城堡已变成一片灰烬。”从库尔任科这些话看来，琥珀屋早已被转移走了。

就这样，搜寻琥珀屋的线索第三次中断了，搜寻队员无不感到万分懊丧。

然而，与此同时，有不少好心的德国人也在帮助俄罗斯人寻找琥珀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世界》杂志，这家杂志为此特地登载了一则启事：“战争期间，纳粹分子从苏联抢走了大量文物，有些至今下落不明。现在苏联朋友正在寻找琥珀屋，若有谁知道相关的情况或线索，请直接函告《自由世界》，我们不胜感激。若要求保密，我们决不泄露情报来源。”《自由世界》杂志的这份启事吸引了不少人。信件从柏林、莱比锡、汉堡、慕尼黑、柯尼斯堡像雪片一样飞向《自由世界》。其中，一封化名鲁道夫·林格尔的信最引人注目，它重新燃起了搜寻队寻找琥珀屋的热情。

鲁道夫·林格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尽量把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关于琥珀屋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以期能对弄清真相有所裨益。我父亲叫乔治·林格尔，战争爆发时，他在希特勒的卫队和秘密警察署里工作，掌握着一支由中央帝国安全局直接指挥的特种部队，在国内和德国侵占的外国领土上活动。由于他卓越的成就，战争结束前他得到了不少胸章和奖章。就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向我讲述了他的平生经历，谈话中他曾提到琥珀屋和其他琥珀收藏品，说它们都藏在斯泰因塔姆的地下室中。我问他那个地下室在哪儿。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太年轻，不要什么都刨根问底。我父亲于1947年10月在格赖茨医院病逝，1948年1月的一天，我无意中走进家里的地下室中，发现了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上面记下了近一百多条命令和执行命令的情况，其中的两份文件直接跟琥珀屋的转移有关。”

就在这封信中，鲁·林格尔附上了这两份文件。

林格尔上校：

立即在柯尼斯堡执行“绿色行动”计划。命令你把琥珀屋转移到B城的指定地点。完成任务后，按计划把入口伪装起来。若建筑尚完好，必须夷为平地。

中央帝国安全局：

根据中央帝国安全局的指示，已将30箱琥珀板和琥珀收藏品移交运输部。转移琥珀屋的任务已完成。

按指示对入口进行了伪装,爆炸十分成功。

乔治·林格尔

林格尔的来信,使人们似乎看见了琥珀屋那飘渺的幻影。然而,它究竟藏匿于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里,人们仍然无从知道。它成了人们心中的一座海市蜃楼。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昔日饱受战争创伤、遍地瓦砾的柯尼斯堡,如今已变成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新城市,而琥珀屋至今仍在地球的某一处静静地沉睡着,等待着终有一日被人们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人们寻找琥珀屋的行动似乎又有了新的进展。1987 年 1 月 23 日,《真理报》刊登了驻布拉格记者的一则报道,称有人曾见过当年装运琥珀屋镶板的专车,由德国党卫军押运,于 1945 年 5 月 1 日运抵捷克,卸在德军无帅肖梅尔的“狼窝”(司令部暗堡的名称),以后未再取出。然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肖梅尔投降前,“狼窝”已被盟军炸成废墟。

苏、德、英、美、法、波、捷等国,为获取琥珀屋,先后至少挖掘过 28 处地堡和啤酒窖。长达半个世纪的寻访,忽而花叫,忽而柳暗,一次次失望之后又带来一次次希望,扑朔迷离,总是不见“佳人”倩影。

1996 年 12 月,德国波茨坦无忧宫内一幅价值 500 万马克的油画《港口即景》被盗。德国警方在侦破名画被盗案中,意外地获得了有关失踪多年的琥珀屋的重大线索,有人看见两名 24 岁的大学生在柏林要出手琥珀